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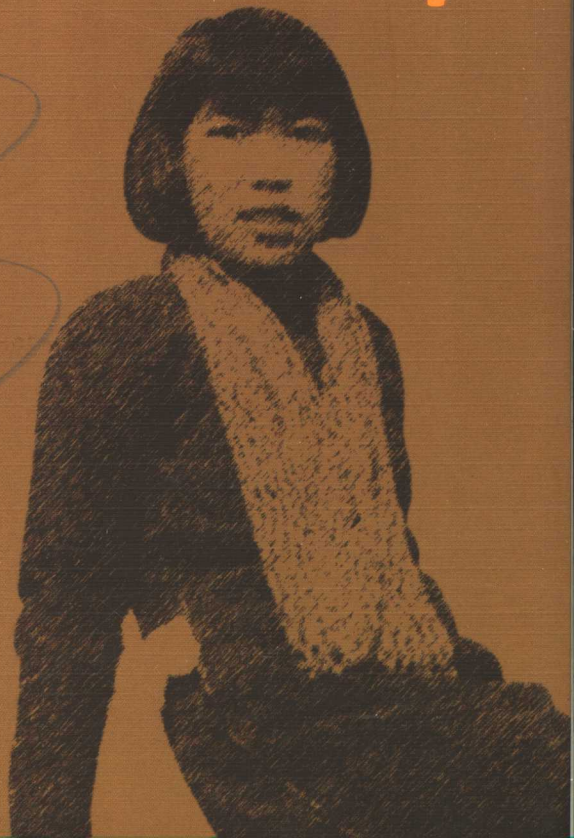


茅盾和

对于女儿的去世，茅盾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写道：“二十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酸甜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

钟桂松 著

他的女儿



I253.7/32

2007

茅盾和他的女

钟桂松 著



東方出版社

文字编辑:曹力红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和他的女儿/钟桂松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060-2838-7

I. 茅… II. 钟…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3092 号

茅盾和他的女儿

MAODUN HE TA DE NÜER

钟桂松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2838-7 定价:3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录

CONTENTS

一、女儿的出生	1
二、快乐的童年	9
三、歌声和书声	17
四、名著《子夜》、《春蚕》等诞生时期的家事	31
五、女儿才华初露	43
六、两代人作文各领风骚（上）（下）	51
七、在大夏大学附中	81
八、求学长沙周南女中	89
九、香港华南中学的苦读	113
十、在新疆的艰难岁月	123
十一、大出所料	131
十二、爱犬——列那和吉地	139
十三、留在红都延安	147
十四、进入中国女子大学	157
十五、延安大学俄文系的高才生	167

目录

CONTENTS

十六、在整风中努力造就自己	179
十七、困惑中依然努力	199
十八、对延安的思念	209
十九、简朴的婚礼	221
二十、意外中的意外	235
二十一、刻骨铭心的怀念	253
后 记	263



一、女儿的出生

1921年，4月的江南已是春色浓郁百花盛开的季节，油菜花铺满了江南水乡的平原田野，鲜艳的桃花似云似雾地飘逸在江南农村的房前屋后。春天，将江南装点得分外妖娆妩媚的江浙一带，河流纵横，春水荡漾，大运河里船来舟往，随着春意的浓郁，乌镇一带农村已经繁忙起来，一些小河里，河埠上到处都是为养春蚕而忙碌的男男女女的身影。春暖花开让乡村儿童欣喜不已！他们脱掉厚厚的棉衣，显得格外轻松，在河埠头跑上跑下，帮着大人拿一些轻而小的蚕具，吆喝着、蹦跳着，夹杂在忙碌的大人们中间，特别开心。春天来了，不光江浙农村里呈现一派生机，在黄浦江畔也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来上海四年多，结婚已三载的茅盾夫妇，在鸿兴坊刚刚迁进的新居里，沉浸在喜得女儿的兴奋里。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年轻茅盾，此时面对新生的女儿，兴奋得不知所措，一旁的母亲让他给孩子取名，竟一时想不出来叫什么好，想了好久，赶个时髦，用个单名，姓沈名霞，乳名亚男。

对这次十分仓促地给自己的女儿取名，茅盾直到晚年仍后悔不迭！

沈霞是茅盾和孔德沚爱情的结晶。此时的茅盾（原名沈雁冰）在上海文坛上风头正健，年纪轻轻，就担当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同时又和北京的一批同样年轻的文学青年、学者结社，成立了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学研究会”。一时间搞得红红火火，发宣言，写文章，团结了一大批五四运动以后冒出来



茅盾和他的女儿

的文学青年，成为全国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团体。而此时，茅盾还要在私底下从事事关民族解放大业的革命活动，即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女儿沈霞的出生，给沈家带来无尽的欢乐。此时孔德沚望着伺候在床边的婆婆陈爱珠，看着红扑扑的脸蛋长着眼睛有点像个女孩的女儿沈霞，一种幸福和感激从心里漾起。她想起自己的这桩婚姻以及这几年丈夫、婆婆对自己的种种关爱，常常有一种仿佛婆婆比自己的亲生母

亲还要亲的感觉。



1938年10月茅盾夫妇和女儿沈霞、儿子沈霜（韦韬）在香港寓所。

她和丈夫茅盾都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两人的婚姻，还是两人都很小的时候长辈定下的亲事。大概在1900年初夏的一天，茅盾的爷爷沈砚耕带着4岁的他，东栅孔繁林抱着3岁的小孙女同时来到位于东大街上钱隆盛南货店里闲聊，当时店主钱春江聊着聊着，忽然对沈砚耕和孔繁林说：“你

们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两家定个亲吧，本是世交，门当户对。”两个“祖父”都连声说好。

乌镇这个地方，水路发达，北去苏州，南上杭州，东去嘉兴，西到湖州，十分方便。因而镇上商业十分繁荣，同时，商业的繁荣使镇上的生意人养成讲诚信的习惯，在商品经济里，只有有诚信的商人才能在商



业上不断发展！所以，无论做纸店小本生意的沈砚耕，还是做蜡烛、纸马生意的孔繁林，经钱春江一说，也守诚信践诺言，从钱隆盛南货店一回家，就都分别在操办这件事。

当时孔繁林回家操办孙女婚约是否一帆风顺，至今已无考证。但沈砚耕牵着孙子的小手回家将钱春江作媒的事一说，便在家里引起一场风波，矛盾父亲沈伯蕃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矛盾母亲陈爱珠却很不情愿，觉得公公答应这件事非常草率：“两边都小，长大了是好是歹，谁能预料？”矛盾父亲解释说：“正因为女方年纪小，定了亲，我们可以作主，要女方不缠脚，要读书。”矛盾母亲正想说什么，沈伯蕃又说：“我们已经欠孔家一个情，这次正是补情的机会。”矛盾父亲对陈爱珠说以前的沈家与孔家的一桩往事，说自己和陈家定亲之前，有媒人持孔繁林的女儿的庚帖来沈家说亲，不料去排一下八字，竟说女的克夫，所以这门亲立刻吹了。不料，孔繁林的女儿听说自己命中克夫，觉得永远嫁不出去了，心头悒结，不久得病去世了。沈伯蕃对妻子说，尽管孔繁林女儿是因病去世，但这病的起因却是与沈家定亲不成引起的。因此，这次下一代的婚姻就这样定了。“如果这次排八字又相克，怎么办？”矛盾母亲见丈夫坚决，也就勉强答应，但一听以前的往事又担心起来。“此事由我作主，排八字不对，也要定亲。”沈伯蕃很坚决，矛盾母亲也不再争了。

后来，排八字竟是大吉，让矛盾父母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当这门亲事定下来之后，矛盾父亲就按照自己的如意想法让钱春江告诉孔家，不要给女儿缠足。孔家长辈却以为，现在你沈伯蕃要我们不要缠足，将来你儿子不要大足的媳妇，再去缠足也来不及了，所以没有理会沈家的要求，幸好小女孩的大姨暗中帮助，缠到中间便不再缠了。后来，开明的沈家不断带信给孔家，要孔家长辈让女儿去读书，结果孔家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又不听沈家的劝告，没有让女儿去读书。

孔德沚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小时候的往事，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比照沈家的气氛，觉得自己娘家长辈守旧守得实在有点可气，禁不住有



点伤心。正好此时婆婆陈爱珠给孔德沚端进一碗红糖泡锅贴来——这是乌镇的习惯，产妇要常喝“红糖茶”。孔德沚喝完后，和婆婆说着话，向来性格开朗的孔德沚，婆婆当亲娘，无拘无束，尤其是嫁到沈家和茅盾结婚之后，孔德沚更是体会到这份亲情的温暖。

原来，结婚后茅盾母亲和茅盾才知道，当时孔家没有把沈家的话当回事，以致孔家女儿嫁到沈家后，茅盾这位新文学战士才知道自己的妻子的文化水平是只认得一个“孔”字及一到十的数目字。还不知道上海离乌镇远还是北京离乌镇远。为此，茅盾的新婚夫人还回娘家和自己的母亲大吵一场，埋怨自己父母不听沈家的要求，毁了自己一生！

然而，孔德沚嫁了个好丈夫，有一个好婆婆。刚当新郎官的茅盾并没有瞧不起自己没有文化的妻子，而是开始教妻子识字，半个月后，茅盾回上海，便由婆婆教媳妇。但毕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专习读书要有环境才能读得下去。所以，新娘子孔德沚在丈夫和婆婆教了一段时间后，于1918年春天，去乌镇邻镇石门湾丰子恺的大姐创办的振华女校读书。从那时起，孔德沚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接受五四运动前夕的时代氛围的熏陶。孔德沚在石门振华女校里，结识了思想进步的青年张琴秋、谭勤先等同学，也认识年纪相仿的青年教师褚明秀。但到了1919年，孔德沚休学回家伺候卧床的母亲，直至其去世。生性敢作敢为的孔德沚，离开振华女校后，不想再去，遂在家自修一段时间，又随亲戚王会悟去距乌镇百里之遥的湖州教会学校读书，孔德沚无论怎么聪明也无法适应听天书一般的外语学习，便在那边苦苦支撑了半年后回到了乌镇婆婆身边。后来，孔德沚怀了女儿后，忙得没日没夜的茅盾才让人帮忙找房子，终于在上海鸿兴坊找到一楼一底带过街的楼房租了下来，待装修好，已是1921年的2月份了。于是孔德沚带着身孕到上海与丈夫团聚，婆婆及女佣有珍也一起到上海。

孔德沚看着身边睡得香甜的女儿，回想这几年自己的变化，从心里感激丈夫和婆婆。

沈霞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父母的结合是旧式的，但父母的



思想却是新潮的，家庭是和睦、温馨的。

女儿沈霞出生后，给沈家带来欢乐，也忙坏了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尽管有佣人，但四十多岁的她，仍整天在忙进忙出，忙里忙外，替儿媳孔德沚端茶递水，烧儿媳喜欢吃的乌镇菜，还要照看孙女，帮助喂水、换尿布等。不过，陈爱珠忙得井井有条。而茅盾此时正忙于唱独角戏主编《小说月报》，沈霞出生时，《小说月报》正红红火火，发行量从5000到7000到10000，直线上升，商务印书馆老板喜上眉梢，而茅盾一个人编辑一本杂志，又要编稿子，又要跑印刷厂指导工人排字，忙得把家当旅店。晚上，已在1920年10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茅盾，还忙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党内杂志《共产党》写稿，介绍共产党的理论，就在沈霞出生时的1921年4月，《共产党》第三号上茅盾有两篇文章，其中《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了当时各省自治运动者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指出这实际上是为军阀、帝国主义服务的，明确提出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篇是《共产党的出发点》（翻译），将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介绍给新生的共产党党内同志。第四号《共产党》杂志上，茅盾翻译介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希望将列宁主义理论及时介绍给党内同志。

嫁到沈家这几年，孔德沚的文化知识大有长进，主要是孔德沚十分好学，也十分刻苦，加上丈夫、婆婆的熏陶，孔德沚已经达到可以看书读报的程度，她能书写娟秀的钢笔字，这谁也没有想到，3年前她还是一个文盲！待月子坐满后，孔德沚将女儿交给婆婆，自己进上海的爱国女校继续念书。茅盾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这个学校离鸿兴坊相当远，德沚上午一早去上课，中午回来吃了午饭，又匆匆去上课，下午6时以后方回家。这样紧张的生活，她还未曾经过。吃饭后，我们陪母亲谈天，一过9点，德沚接连不断打哈欠。那时母亲就叫我们去睡觉，可是我们进了自己的房，我叫德沚先睡，她头一着枕，就呼呼熟睡，我则安然看书写文章，直到12点以后；这中间，德沚也许醒来一次，见灯火通明，含糊地说了句‘你还没睡？’就又呼呼入睡了。”当时这情景，就



是沈霞出生后茅盾小家庭里常现的一个画面。此时为了让儿子儿媳安心工作，小孙女早让奶奶陈爱珠抱到自己的房里去照看了。

当时，尽管女儿刚出生，妻子要上学，茅盾依然无法照顾小家庭，每周一个晚上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会议，茅盾一定要去参加。他晚年回忆说：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8时起到11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12点钟，迟则凌晨1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象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渴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①

这是沈霞幼年时，沈家的又一个场景，这是一个其乐融融，开明而又深明革命大义的家庭。

1923年1月，茅盾夫妇又添了个男孩，因是沈家的长房长子，孩子出生后应要长辈取个名字，按沈家家谱，“德”字辈下面是“学”字辈，五行少木，所以沈家长辈给取个“学梅”的名字。当时茅盾忙于中共党的活动和商务印书馆繁杂的编务工作，没有认真去考虑，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顺着女儿沈霞，亚男的思路，给儿子取了个“阿霜”（又叫“阿桑”）的乳名，反而将“学梅”的名给忘了，直到六七年后上小学时，又取了个学名“沈霜”（现名韦韬），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①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虚岁3岁的女儿又有了一个弟弟，本来热闹的小家庭，此时更热闹了。茅盾仍一心扑在作学问和工作上，晚上又把所有精力放在党的筹备工作和发展上，所以基本上把小家庭当旅店，沈霞和弟弟很难得和父亲一起吃饭。而母亲孔德沚则忙于读书和做女工工作，家里两个幼小的孩子都让婆婆陈爱珠照管。



沈霞一岁时的照片

而常来茅盾家里聊天谈工作的，都是一些革命者或者思想进步的新文学青年，茅盾母亲的热情招待，让这些年轻人感觉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

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里，革命者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从事革命活动的。当时中共创立后，党中央和全国各地联络需要有一个总的联络员，担负中央和各地的联络任务，中共党中央认为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来往信件的范围就广，结交的人也很杂，所以决定由茅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全国各地中共基层组织来人或来信，或通过信函方式向中央的报告，均由茅盾作为中介，对上暗号后，由茅盾安排住宿，再和中央联系。而来信一律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转钟英小姐收。这是一个极端重要而又极为危险的任务，而且保密性又极强，稍有不慎，则会危及中共中央，也会危及温馨的小家庭。才华横溢而充满革命





和他的女儿

激情的茅盾二话没说，担起了这副重担。

中央联络员工作在小家庭里倒没有什么反响，但在茅盾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室里，险些酿成大祸，幸好郑振铎几个同事也都倾向革命并为他严守秘密，才不至于坏了大事。那时，郑振铎到商务印书馆不久，与茅盾同在一个办公室里，两个年轻人亲密无间，但党内的活动和工作，茅盾还严守着党内的纪律，没有向好友郑振铎透一点口风。一段时间后，郑振铎发现经常有人让茅盾转信给“钟英小姐”，一开始郑振铎没有注意。后来发觉怎么老是有人给他寄这样的信？郑振铎在北方念书，也深知十里洋场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会不会……”，“是不是……”的猜想，不断地在郑振铎的脑海里盘旋，想问，又觉得问不出口；再观察，也总是看不出个名堂来。一天，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郑振铎趁办公室无人的时候，拆开一封“沈雁冰转钟英小姐收”的来信，不料，郑振铎吓了一跳，信内竟是外省中共地方组织给中央的书面报告，根本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风花雪月！郑振铎觉得自己太冒失了，趁边上没有其他人时，便将自己的冒失告诉了茅盾。茅盾苦笑一下，因为对郑振铎知根知底所以不多说了，简要地提醒一下：这个事你知道了，就到此为止。郑振铎连连点头。从此，茅盾 20 年代初期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这件事，一直尘封在历史的档案里，郑振铎生前也没有露过半点口风，为党的秘密守口如瓶，直到五十多年后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茅盾写回忆录时才公开这段往事。

沈霞幼年时的沈家，就是这样一个紧张温馨而又充满书香的家庭。



二、快乐的童年

沈霞的童年时代，和她弟弟沈霜一起，在上海大都市里过着充实而快乐的生活。由于父亲茅盾和母亲孔德沚都有自己的工作，应该说，20年代头五年，是茅盾夫妇一生中最为忙碌的年份。据沈霜回忆，当时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晚上睡觉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家，醒来时，父亲又已经出门了。

其实，当时茅盾不仅要为商务印书馆编书编稿，还要从事中共创建时期的许多工作，如开会、演讲，到党创办的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等等。平民女学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个学校，由共产党的青年理论家李达担任校长。由于此时乌镇王会悟与李达结婚，王会悟与茅盾家是亲戚，王会悟年纪虽然比茅盾小，但论辈分，茅盾应称王会悟为姑母，李达则为姑夫。李达担任平民女学校长后，根据党的指示，以半工半读为号召，目的是培养一批妇运工作者。但这类学校在20年代的上海，却被人瞧不起，没有一个上海本地人去读平民女学，所以招来的学生都是外地人。茅盾是应李达要求，每周有三个晚上教英文，学英文的学生也只有六个人，比如瞿秋白的夫人王剑虹，还有王一知、丁玲等。那时王剑虹和瞿秋白正在热恋中，还未结婚，后来结婚不到半年，王剑虹因患肺病而去世，再后来，即1924年11月18日，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

茅盾早知道瞿秋白的大名，这不仅是因为王剑虹是茅盾的学生的缘故，而是瞿秋白此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多才多艺的革命家。1923年春天，



茅盾和他的女儿

邓中夏到上海大学任总务长后，聘瞿秋白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而茅盾也在上海大学教书。所以，茅盾在上海大学的一次教务会议上见到“久仰”的瞿秋白。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见瞿秋白。虽属初见，却对他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从郑振铎那里听来的（‘五四’时期，郑和秋白同在北京，办过一个周刊），也是因为读了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原名《饿乡纪程》，1921年10月完稿，1922年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发行）及《赤都心史》的原稿，感到他的文章极有风趣，善于描写。……这两部书的原稿，是瞿秋白尚未回国时由莫斯科寄来的。当时我觉得这两部书的书名是一副对联，可以想见作者的风流潇洒。然而商务印书馆当局却觉得《饿乡纪程》书名不好，改题为《新俄国游记》，便落了俗套了。”

茅盾与瞿秋白相识后即成为挚友，尤其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后，和茅盾家比邻而居，都住在闸北顺泰里。两家来往十分密切，杨之华和孔德沚两人经常穿着工人的衣服深入到工人夜校和女工多的工厂里，倾听工厂女工的苦难倾诉，启发女工的革命觉悟。聪明的孔德沚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深入底层贫苦女工中的同时，有时还穿起旗袍出入名门望族的熟人家里，做阔人家的小姐少奶奶的工作，启发她们觉悟起来，解放自己。所以，茅盾一家和瞿秋白一家来往十分密切，有时茅盾母亲做了什么乌镇菜，也会让在家的瞿秋白他们过来尝一尝，瞿秋白和杨之华也“伯母伯母”地亲热地称呼着茅盾的母亲。在这一段时间，茅盾的胞弟沈泽民与张琴秋从谈恋爱到结婚，也都在上海，因而与瞿秋白一家十分稔熟。因共同的革命目标和高尚的品格几个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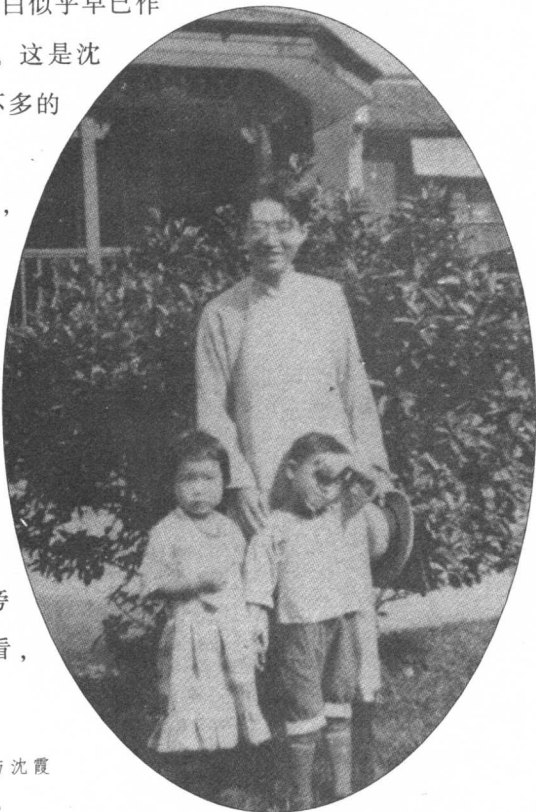
茅盾、瞿秋白、沈泽民三户革命家庭里，有三个小孩：沈霞、沈霜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瞿秋白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将杨之华和沈剑龙生的女儿视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十分喜爱。沈泽民刚结婚。由于瞿独伊的岁数和沈霞、沈霜他们差不多，父母都去干革命工作了，留在家里的三个孩子几乎都是茅盾母亲带着，除照顾他们的生活外，每天还亲自给

孙子孙女讲《西游记》，讲童话故事，孩子们整天都“奶奶，奶奶”地围着茅盾母亲转。

那时候，拍照片还是很稀罕的事，瞿秋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有时也会和茅盾一家去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前的花园里散散步，看看花，三个孩子中沈霞和瞿独伊已三四岁了，而沈霞的弟弟沈霜还要抱着去呢。瞿秋白穿着当时颇为通行的长衫，戴着礼帽，拉着沈霞和瞿独伊，连连说，“来来就在这里，我和亚男、独伊一起拍个照！”沈霞一听瞿秋白叔叔让拍照，忙朝照相机方向看去，而独伊却因太阳强，额头上有点痒痒，听得父亲让拍照，忙用手去抓痒，结果“咔嚓”一声，将一代革命家和沈霞、瞿独伊两个小女孩定格在黑白照片上。瞿独伊两条裤腿卷起，露出一双半白色统袜，显得干净，左手在额头上抓痒，而穿着长衫满脸笑容的瞿秋白似乎早已作

好准备，一副慈父形象。这是沈霞小时候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

也差不多这一时期，沈霞和父亲茅盾在涵芬楼花园里玩，茅盾当时的装束与瞿秋白一样，一袭竹布长衫，一顶礼帽，皮鞋锃亮，他带着女儿仍不忘搬一把高背藤椅放在花园里，女儿则围在椅子旁玩耍，从现存照片上看，



1924年瞿秋白与沈霞
(左)及女儿瞿独伊。





茅盾和他的女儿

理着分头的青年茅盾，戴一副眼镜，一脸灿烂。这张照片摄于1924年1月5日，沈霞不到三岁，理一个娃娃头，穿着很整洁，一只肉鼓鼓的小手伸向上方，似乎在叫喊着什么。

不知为什么，此时一岁多的弟弟沈霜却没有随父亲或瞿秋白叔叔一起照一个相。

五卅运动前，尽管父母忙于革命工作，但在祖母陈爱珠的管教下，沈霞姐弟十分快乐，沈霞懂事也早，因而也深得长辈的喜爱。茅盾家的邻居，除了瞿秋白一家外，还有叶圣陶一家，叶家有三个孩子，孩子的父母都从事文化和革命工作，叶圣陶夫人胡墨林和孔德沚等一起去做女工工作，一起去教女工们识字，宣传革命道理，茅盾和叶圣陶家的孩子

年纪相仿，自然就整天在一起玩耍，在瞿秋白、叶圣陶、茅盾三家的小孩中，其中叶圣陶家的老三叶至诚年纪最小，也最淘气。据说，有一次叶至诚的母亲胡墨林实在被叶至诚吵得没有办法时，将小小年纪的叶至诚绑在桌子腿上，叶至诚挣扎



1924年与女儿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前花园。